

中央伸橄欖枝顯溝通誠意 反對派應把握機會勿入死胡同

王國強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榮譽主席兼首席會長



■王國強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指出，本港過去為政改爭拗，付出極大精力和時間，他重申希望通過政改方案的決心，希望全港付出的努力不會白費。他又希望立法會議員珍惜星期日與中央官員在深圳會面，討論政改的機會。在政改進入最後見分曉的階段，在反對派議員多次揚言要否決政改方案的形勢下，中央官員再次伸出橄欖枝與全體議員會面，既顯示中央對香港落實特首普選的誠意，也反映特區政府在政改上所作出的努力。反對派應珍惜會面機會，不要再在是否出席上扭扭擰擰，不要將會面變成又一場政治騷，更必須清楚中央絕不會拿原則底線來交換。政改方案不會修改也不會延遲，反對派應走出思維上的死胡同，以香港利益為依歸，以廣大民意為依歸，支持政改方案通過。

梁振英在答問大會上多次呼籲反對派珍惜會面機會，原因是這次會面可能直接關係政改能否通過。自特首普選討論啟動以來，中央和特區政府一直創造機會與反對派議員溝通。去年就安排全體立法會議員訪問上海，又派專責官員南下深圳與全體立法會議員舉行政改座談會，顯示出溝通的誠意。儘管一些反對派人士屢屢借會面機會上演政治騷，又或是堅持違反基本法的政改要求，甚至揚言要推翻人大「8·31」決定，但中央依然向反對派釋出善意。這次會面在政改表決前夕，其結果將直接影響政改方案通過，廣大市民都期望反對派能夠回應中央的誠意，切實討論政改，不要將會面變成又一場政治騷。

對於這次會面，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希望有人在會面中能坦誠提出既不違反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又能令部分反對派議員支持方案的建議。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及自由黨主席鍾國斌均期望，反對派能夠

抓緊機會，不要只懂「做騷」，也不要要求大幅度改變政改方案內容，因這是不切實際的想法。確實，政改方案6月就會交到立法會表決，然而，近日社會上卻不斷有人提出各種修訂政改方案的建議。不論提出修訂人士的目的為何，但必須指出的是，現時距離政改方案表決只剩下約一個月時間。假如方案通過，更要進行本地複雜的立法工作，時間已經相當緊湊。所以，目前要對政改方案進行大幅修改，並不具有可行性。

普選方案是最好方案也是最後方案

現時一些反對派人士提出的政改修訂，主要是針對提名委員會的構成以及表決辦法。但人大「8·31」決定已經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提委會組成須按照第四任特首選舉委員會相關規定，即提名委員會的人數確定為1,200人，由四大界別各300人組成，而

委員產生辦法維持目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的規定不變。即是說，提委會人數、構成及委員產生辦法這三個方面必須維持不變。任何對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委員產生辦法作出修改的建議，都明顯與人大「8·31」決定相違，這樣的建議絕不可能為中央接納。一些反對派人士意圖在提名委員會上「鑽空子」，藉此改變提名委員會的性質，其圖謀也不可能得逞。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日前在深圳與香港各界人士會面時指出，理論上應該要通過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因為方案民主、開放、公平、公正，而提名委員會設計則確保沒有政治團體或利益集團可以操控。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在《以制度自信推進有香港特色的普選》一文中也指出，現時的政改方案不僅是香港歷史上最民主的制度，而且是最適合現階段香港實際情況的制度，是完全符合「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的制度，是切實可行的好制度。這些都說明現時的政改方案，在嚴格按照人大「8·31」決定的基礎上，已經盡量增加民主成分及選舉的競爭性，當中尤其是低門檻「入閘」、暗票「出閘」等寬鬆設計，正是為更多中間人士「出閘」所作出的設計，已經充分體現了公平、公正、開放、民主的原則，是當下最好的制度。既然是最好的制度，也必定是最後的方案，不可能再有任何改變。

別妄想中央會在最後時刻讓步

無庸諱言，不少反對派人士至今仍在幻想重演2010

年一幕，中央在最後時刻接納民主黨的建議。但當年政改討論時，人大並沒有就方案作出明確的規定；而當年政改主要處理立法會選舉辦法，其重要性也不可與特首普選同日而語。在特首普選上，中央必定嚴格依法辦事，不會有讓步空間，反對派不要錯判形勢，最終丟掉了普選機會，悔之已晚。

正如梁振英指出，最近多項民調顯示，有5至6成受訪市民希望通過政改方案，他希望反對方案的議員，尊重民意支持方案。他形容有人「捉到鹿要識脫角，現在是脫角的時候」。事實上，中央推動普選是真心誠意，原因是落實普選有助化解本港目前的困局，讓香港社會可以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出發點完全是從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着眼。因此，外界不必懷疑中央推動政改的決心和誠意。然而，掌握政改關鍵否決權始終是反對派議員，中央有決心有誠意但反對派照樣否決也是徒勞。

不過，反對派也要認清一個事實，就是中央從來在原則底線上絕不會有絲毫讓步。這兩條底線：一是必須遵守基本法和人大決定的規定；二是必須堅持愛國愛港者治港的原則，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特首。任何政改建議逾越這兩條底線，都不可能為中央接納，去年79天的違法「佔中」如是，現在威脅否決政改亦如是。反對派現在最需要的是走出死胡同，改變對抗的心理，回到基本法和人大決定上與中央官員討論政改，不要浪費珍貴的會面機會。

香港行政長官普選應當繼承政制發展的階段性成果

黃志勇 暨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暨南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

在香港特區實行的行政長官普選制度作為我國選舉制度領域中的一種全新嘗試，其實施的過程也必然面臨各種壓力：一方面，儘管中央政府對香港實現普選的立場和誠意是不容懷疑的，但我國內地在普選問題上的運作經驗並不成熟，加上「一國兩制」下中央與香港特區特殊的權力關係，要想在普選的制度設計上達成有效共識還有待雙方進一步的磨合。另一方面，香港在國際上特殊的地位以及長期受殖民管治的歷史，使得一些西方國家常常以自己普選制度發展成熟為由，打着幫助香港發展民主的口號來干涉中國內政，企圖挑起兩地的爭端。

在香港特區實行的行政長官的普選不同於其他任何國家的普選制度，其普選路徑和模式也必定具有中國香港特色。同時政制的發展在繼往開來的同時也需要遵從制度理性，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繼承政制發展過程中有益的階段性成果。

從歷史上看，普選在世界各國都是在經歷長期的奮鬥歷程後才得以實現的，例如，美國獨立240多年後的今天，其總統仍未實現直選。英國國家元首採取的是世襲制，政府首腦也未曾實現普選。香港卻在回歸後20年就實現行政長官普選，這一成就的取得主要歸功於中央政府在推動香港民主化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和表現出的誠意態度：先是把在《中英聯合聲明》裡沒有提及的普選問題寫進基本法，然後在2007年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從而明確了香港普選的時間表，之後又在2014年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普選給予明確指導。

現在反對派所提出的多種提名方案，在起草基本法時都被提出過，現行的提名委員會制度設計是最具有廣泛代表性且最能被各方接受的方式，從而被寫入基本法。在香港，進一步的推進普選需要好好維護來之不易的制度共識並細化制度而不是另行改造制度，創造新制度。或許此刻反對派對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存在異議，但是現代法治的精髓就在於，你可以自由地批判法律，但在法律沒有修改和廢除之前，你必須嚴格遵守法律！因此，繼承政制發展階段成果，將香港行政長官的普選引回到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上來，是推進香港順利實現普選大計的不二法門。假若一味與中央政府扯皮、推諉，只會導致遲遲不能產生普選的行政長官。

因此，兩地必須意識到香港的普選問題屬於中國的內政問題，最終的普選設計方案也要體現我國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香港的行政長官普選問題不需要其他國家的「援助」，在兩地的共同努力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夠不斷向前發展。此外，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均須大力加強普選實施前的配套制度建設以促進普選的成功開展，確保香港的穩定以及中央與香港關係的和諧。總之，普選的實現，最終只能通過和平、法治的方式，通過對話協商的方式，以理性的態度繼承政制發展過程中有益的階段性成果，這才是最有利於香港社會本身、也是符合國家利益的解決辦法。

請《明報》道歉及收回歧視言論

丁江浩 民建聯中委、區議員

《明報》5月22日在編輯室手記刊出一文，題目是「告別專欄作家」，告別專欄的作家正是屈穎妍小姐。文中有一句話是這樣的：「屈小姐曾在專欄寫過，她出身左派家庭讀左校。那時還過，尚算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原來在《明報》編輯眼中，讀過左校的人就是「淤泥」。敢問《明報》用哪一套準則界定全港所有左校畢業的學生就是「淤泥」？

眾所周知，香港未回歸前，已存在一些愛國的所謂左派學校，例如培僑、福建、香島、漢華、勞工子弟中學等，為香港培養不少人才。以曾擔任香港大學副校長的程介明教授為例，他中學時期曾就讀於培僑中學。而前民建聯主席馬力先生也是培僑畢業生，現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未做議員之前，也曾任教於培僑，甚至做過培僑的校長、校監。香港畢業於左校而在社會上有成就者大有人在，不知何時起這些人竟然被人認為「淤泥」。

不得不說，雖然《明報》與屈女士間有不愉快的經歷，但若為打擊異己，就以他人的出身、教育背景作為攻擊的藉口，甚至有失公允地對同一背景的人也加以侮辱，這本就是一種極之卑劣的做法。何況報社作為大眾傳播機構，原本最需要堅守公平客觀原則，卻知錯犯錯，更是令人震驚及遺憾。我們說，每個人都可以有個人的政治立場，可以持不同的政治觀點。但即使是批評別人的觀點，也只能以理服人，怎能用歧視別人出身的方式去攻擊對方？又怎能將所有來自左派學校的學生加以抹黑？

《明報》曾自詡為一份知識分子報紙，但其「公信力第一」的招牌日漸晦暗，現在不要再失去了知識分子應有的良知。請《明報》對事件中受到傷害及歧視的人道歉，收回有關錯誤言論。



■丁江浩

黃之鋒自絕於天下

梁立人

頂天立地

黃之鋒遭馬來西亞當局基於國家安全理由拒絕入境，被原機遣返。他在接受訪問時故作無辜地呼天搶地，稱不知道自己為何會被大馬拒絕入境。其實黃之鋒絕非一個單純的香港學生，而是有意挑戰政府、衝擊法治，唯恐天下不亂的攪屎棍，是西方強權養養的一條惡犬。如今世界各國重視社會安寧，對「顏色革命」聞虎色變，故馬來西亞拒絕其入境，是理所當然的事。

黃之鋒自欺欺人 被拒入境理所當然

俗語說，「出得嚟行，遲早要還」，做了壞事的人，必定是會有報應的。黃之鋒所做何事，他自己應該心知肚明。就像變童癖做去訪問幼稚園、老千王想入賭場、家暴犯欲領養孤兒，若不遭到拒絕那才是咄咄怪事。其人雖然只有十七八歲，但已名滿天下，《時代》雜誌、《泰晤士報》、法新社等國際媒體不約而同把他捧為年度人物，甚至有人要提名他競逐諾貝爾獎。不過，黃與其他和諾獎相關的名人有所不同，他之出名，不在於對這世界有所貢獻，而是挑戰政府、衝擊法治，大搞「顏色革命」的赫赫戰績，去年違法「佔中」行動，正是由黃之鋒發起包圍政府的「第一槍」，讓香港陷入79天無法無天、社會幾乎癱瘓的混亂；黃之鋒多次帶頭衝擊警方、掀起街頭暴力抗爭，即使法庭發出禁制令，黃之鋒亦視若無睹，其「反中亂港」奮不顧身、賣國求榮英勇無敵，足以和當年逼宋帝昀跳海而死的降將張弘範媲美。據說嶺海一役之後，張弘範在石壁上刻了「張弘範滅宋於此」，後人不值其所為，在前加了一個「宋」字，變成「宋張弘範滅宋於此」。西方傳媒若為黃之鋒表功，不妨在中環刻

下：「香港黃之鋒亂港於此」。

順帶一筆，傳聞宋朝覆滅，元主忽必烈問道：「宋朝待你們不薄，為何要替蒙古滅宋？」張弘範答：「朝廷賈似道等奸人當道，排斥忠良。」忽必烈說：「奸人當道，你們可以滅掉奸人，為何要滅掉朝廷？可見賈似道並沒有冤枉你們，你們根本不是什麼忠良。」今日，我們也不妨問問黃之鋒及其同黨，國家和香港有什麼對你們不住的地方，你們為何要「反中亂港」？黃之鋒等必會回答：「我們要爭取民主」。然而，既然你們要爭取民主，為何又要反對香港普選方案呢？可見黃之鋒之流要爭取的並非民主，而是要當西方強權企圖顛覆中國的「顏色革命」的馬前卒，其狼子野心，暴露無遺。由此可見，黃之鋒絕非一個單純的香港學生，而是西方強權養養的一條惡犬。如今世界各國重視社會安寧，對「顏色革命」聞虎色變，故馬來西亞拒絕其入境，是理所當然的事。

充當「顏色革命」打手將自絕於天下

黃之鋒不但去不了馬來西亞，也去不了澳門，回不了內地，同樣，世上沒有一個地方會歡迎他這種「食碗面反碗底」的人，或許他有恃無恐，以為把他捧為英雄的美國會隨時歡迎他。

但可以想像，如果他在無路可行時投奔美國，會得到甚麼樣的款待。若他接受美國的獎學金去美國唸書，以他連香港普通大學也考不進的水平，能得到同學及教師的尊重嗎？尤其是他的臭名早已聞名於世；他能得到自己同胞的接納嗎？當他失去了搗亂的舞台，失去利用價值，美國佬也不會浪費資源去養一條沒有用的癩皮狗，到時他將會一無所有，沒有親情、沒有朋友、沒有自尊、沒有祖國，甚至連謀生的本事也沒有，唯一不缺的是雞蛋，因為只要黃之鋒的尊容在美國街頭出現，無數的臭雞蛋將會招呼在他身上。

當然，黃之鋒也可以重操故業，利用「雨傘革命」的「經驗」在美國再次掀起「佔領華盛頓」、「佔領華爾街」，看看美國政府會不會照樣把他當作上賓來厚待。看看美國傳媒還會不會把他捧作風雲人物。其他言之尚早，但有一點可以保證的，是美國警察絕對會好好招呼他，他們會毫不吝惜的用辣椒水，用警棍為他的頭臉美容，把他當一隻小雞般的騰空掀起，把他的雙手反銬起來，塞進狹窄的警車裡去。若他仍不知好歹，堅持要和警察叔叔交流「顏色革命」的經驗，說不定還有可能受到鳴槍警告，美國員警可以對兩個手無寸鐵的黑人連開一百多槍，當然也不會對黃之鋒吝惜他們的子彈。到時，自絕於天下的黃之鋒必然會有所感慨：「未出香港，敢言民主無敵手；初到美境，方知警界有英雄！」



■梁立人

奧巴馬內外交困卻熱衷「後事」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奧巴馬目前內外交困：「伊斯蘭國」讓山姆大叔進退兩難，既加深美伊裂痕，又打破華盛頓神話；烏克蘭危機並沒有按照白宮設計的藍圖發展，為基輔準備的致命性武器，因為德、法「私訪」俄羅斯達成停火協議而運不出去；在戴維營和6個海灣國家的特別會議，竟有4國元首缺席。由於阻止不了西方盟友加入「亞投行」，霸主光環大為失色，更被學者批評「後知後覺」。股市雖然大升，但經濟毫無起色，無業鐘支撐的繁榮隱藏着極可怕的未來。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屢屢否決包括「貿易法案」、「與伊朗談判法案」等，均讓奧巴馬威風掃地。

每當出現經濟困難，美國總統最先想到的是「發動戰爭」，只要槍聲打響，總統的民意支持度就會躍升，奧巴馬當然跳不出這個魔咒；但烏克蘭戰火燒不起來，於是鼓動日本、菲律賓在南海攪局。覺得阿基諾三世無濟於事，於是赤膊上陣，讓軍機、戰艦到南海轉圈。華盛頓官員頻頻對北京在南海的工程指手劃腳，說三道四；但結果是，無論美國如何攪局，都動搖不了北京意志，奧巴馬也只好做「打鐘和尚」，現在熱衷的並非「國家大事」，而是在老家芝加哥興建「奧巴馬圖書館」等「後

事」。

建美國最大總統圖書館

奧巴馬基金會近期宣布，奧巴馬總統圖書館將坐落於芝加哥市南區。奧某說：「這是我與妻子相識、兩個孩子出生的地方，到芝加哥我才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和歷任總統圖書館相比，奧巴馬圖書館規模最大，籌建時間最早，耗費資金最多。在美國所有總統圖書館中，規模最大的原來是克林頓，耗資1.6億美元，奧巴馬則準備耗費5億美元。克林頓、小布什圖書館均於卸任4年後開幕，但奧巴馬卻在任內緊鑼密鼓籌建，並準備卸任時圖書館立即開幕，堪稱規模最大，速度最快。

美國在本世紀初發動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耗費了大量金錢，引發了震驚世界的金融瘟疫，失業率至今高居不下。不義戰爭讓世界對華盛頓的信任跌至低谷，世界格局也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美國的「拳頭」有多大，軍事實力如何膨脹，也無論五角大樓如何橫蠻，美國都不可能像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得益。奧巴馬靠反戰口號上台，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就任總統後不僅沒有兌現從伊拉克撤軍的承諾，反而挑起多場戰爭，受到世界輿論的強烈譴責。

到處挑事唯恐天下不亂

所有國家都看得很清楚，正是在中國的努力下，促使南海相關各方達成「南海行為準則」，確保了南海航行安全。美國無視南海局勢基本穩定的事實，不斷挑撥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關係，和菲律賓舉行針對性軍事演習。白宮官員甚至暗示昔日對手越南「應該和北京對着幹」，極力挑撥北京與越南及印度尼西亞等國關係；唆使東京在南海周邊進行「經援」，目標就是想搞亂南海。然而，只要重溫一下美國在越南等亞洲戰場的軍事行動，就知道美國搞亂南海並不能從中獲利，甚至會給華盛頓帶來更多煩惱。

美國指中國南海工程可解散軍飛機起降、安裝各類導彈，極具「侵略性」，嚴重影響南海的航行安全。五角大樓甚至臆測，北京將很快在南海劃分航空識別區，讓經過的飛機都需得到北京同意。奧巴馬恬不知恥亮出手臂「大塊肌肉」，賊喊捉賊地稱北京「大欺小」，完全忘記當今國際舞台的霸權正是白宮自己。華盛頓官員的錯誤言論，已經在南海產生惡劣影響。而美國軍艦、軍機進入中國南海島礁被解放軍驅趕等則說明，美國正到處挑事，唯恐天下不亂。